

Thérèse
Desqueyroux



黛莱丝·德克罗

黛莱丝·德克罗

〔法〕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周 国 强 译
冯 汉 津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黛莱丝·德克罗

〔法〕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韬奋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3.5 字数73000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0 册

书号：10100·440 定价：0.27 元

前 言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 1885—1970)是法国当代心理现实主义大师。他曾任过法国作家同人公会主席(1932年),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52年)及“荣誉团大十字勋章”(1958年)等。他一生中著有百卷以上各种体裁的作品,其中尤以二十五部中长篇小说著称。代表作除这里译载的《黛莱丝·德克罗》(Thérèse Desqueyroux)外,还有《黑夜的终止》(《黛莱丝·德克罗》的续集)、《给麻疯病人的吻》、《火流》、《命运》、《蝮蛇结》等。

《黛莱丝·德克罗》发表于1927年,多次再版,并被拍摄成电影,是作者成功的作品之一。小说通过深入细致的心理分析,刻划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状况。小说的女主人公黛莱丝企图毒死丈夫,但未成功;医生起诉,但由于她父亲的多方活动和她丈夫的假证,法庭判此案“不予起诉”。黛莱丝回到家里,被她丈夫软禁起来;她身心受到巨大摧残,变得极度衰竭,她丈夫害怕了,终于释放了她。她为什么要毒死丈夫?她父亲为什么要救她?她丈夫为什么反而为她作假证?嗣后又为什么要软禁她?医生为什么起诉?律师凭什么进行辩护?法庭凭什么判决?爱情,友谊,隐藏在一切美好的事物中、动听的词句下的究竟是什么?指挥着他们的一切行动的上帝究竟在何方?——聪明的黛莱丝寻找着这一连串问题的答案,但

她能对丈夫交代清楚吗？

在艺术上，莫里亚克的作品汲取了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的风格特点，继承了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文笔简练、清隽，结构严谨、灵活，戴高乐曾把他誉为“法兰西王冠上最美的一颗珍珠。”

莫里亚克的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但由于作者的局限性，尤其是天主教对他的影响，使他对人类的命运十分悲观，提出“只有到生命结束时才能摆脱黑夜”。这种消极的思想，需要我们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加以鉴别和摒弃。

——译者

主啊，可怜可怜吧，可怜可怜那些疯男疯女吧！造物主啊，唯有您清楚**他们为什么活在世上**，他们是怎样投胎到人间的，他们又怎样可以不来到世上；在您明察秋毫的眼里难道会有什么怪物么！？

夏尔·博德莱尔^①

黛莱丝，许多人将会说你没有在世上活过，然而我长年
来细心观察着你，常常在路上拦住你，揭开你的假面，我知道
有你这样一个人。

曾记得，还在少年时期，在刑事法庭沉闷的大厅里我就
见到过你。你的脸庞白皙娇小，嘴上未涂唇膏。大厅里坐满了
律师，他们虽冷酷无情，却还比不上那些珠光宝气的太太们。

嗣后，在一个乡村客厅里，我又看见你了，那是一张少
妇惶恐的脸，一张被天真的丈夫和姑婆们管束照料惹怒了的
脸。他们说：“她倒是怎么啦？可我们事事都满足她的要求
了呀！”

打那以后，我曾多次欣赏你那稍嫌大了一点的手，你的
手抚着你美丽而宽硕的前额。多少次，我的目光透过一家人
组成的活篱栅，看见你蹑手蹑脚地打着圈子；你还用忧伤而
狡黠的眼光打量着我。

^①夏尔·博德莱尔(1827—1867)，法国象征主义的先驱，主要作品有《恶之花》。

我居然能臆想出一个比我其它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更丑恶的人物，许多人都会对此感到惊讶，难道我曾经对那些德行昭著、善良高尚的人谈过些什么吗？那些“善良高尚”的人，故事并不生动，而我对那些感情深蕴并糅合在污秽的躯壳里的人的故事，却是异常熟悉。

黛莱丝，我真愿你伴着痛苦去见上帝。我也曾久久地希望你配得上圣女洛居斯特^①的芳名。可是有些人会叫嚷道这是亵渎神明，虽说他们自己是相信灵魂的堕落和赎救劫难中的灵魂的。

我至少希望，在我把你抛弃的街头，你不是孑然一身。



律师打开门。在法院暗道里，黛莱丝·德克罗感到雾气扑面，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犹豫着不敢出去，生怕外面有人等她。一个翻起衣领的男人从一棵梧桐树下出现了，她认出这是自己的父亲。律师喊道：“不予起诉。”接着转身向黛莱丝：

“您可以出去啦，外面没有人。”

她走下湿漉漉的台阶。不错，空旷的小广场阒无一人。父亲没吻她，连瞧都没瞧她一眼；她询问杜罗律师，律师低声回答，好象怕有人偷听。她隐隐约约听到他们在说：

“我明天将接到不予起诉的正式通知。”

“不会变卦吧？”

^①洛居斯特(Locuste)曾在暴君尼隆(Néron, 37—68)的饮料中下毒，公元68年被尼隆的继承者加尔巴(Galba)皇帝处死。

“不会。正如俗话说的，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在我女婿作证后，事情就定了吧。”

“定了……定了……那也不见得。”

“他不是亲口承认，他从来也不数药水的滴数……”

“拉洛克，您知道在这类案子中，被害者的证词……”

黛莱丝的嗓音扬起来了：

“不曾有过被害者。”

“太太，我是指受自己粗心大意之害的人。”

两个男子打量了一下紧裹在大衣里纹丝不动的少妇，还有那张毫无表情的苍白的脸孔。她问车子在什么地方。她父亲让车子停在布多公路，以避人眼目。

他们穿过广场，只见梧桐叶贴在雨水打湿的长凳上。好在白天短多了。况且，去布多公路可以走县里行人最稀少的那几条马路。黛莱丝走在两个比她矮半截脑袋的男人之间，他们重又谈论起来，仿佛她根本不在场似的；可是这个女人夹在他们中间，他们的胳膊肘不时碰到她的身子，不碍事碍脚。于是她略微落后一步。她脱下左手手套，挖着沿路古旧的石板上的青苔。有时一辆小推车，或者一位骑自行车的工人，从她身边掠过，飞溅的泥浆逼得她把身子紧贴在墙上。然而暮色掩护着黛莱丝，别人认不出她来。她闻到了雾气和面包房的香味，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小城夜晚发出的气味，而且重新闻到了生活的芳香，这种芳香终于归还给她了。杂草丛生的沉睡了的大地发出湿润的气息，她合上了眼，竭力不去听那个罗圈形短腿的男人说些什么话；他没有回头朝女儿看一下。要是她倒在路边，他和杜罗都不会发觉的。他们高谈阔论着，已经毫无顾忌了。

“德克罗先生的证词挺出色，这固然对，可是还有那张药方呢。说到底，终究是一个假的……而起诉的是佩德迈大夫……”

“他已经收回起诉了……”

“可是，她所作的解释：那个交给她药方的陌生人……”

黛莱丝与其说由于困倦，还不如说想躲开几个星期来搞得她头昏脑胀的那些话，便放慢了脚步，可是又有什么用的呢；父亲的尖嗓音还是传到了她的耳鼓：

“我对她说得够多了；可是，倒霉鬼，你找找别的理由……找找别的理由……”

他对她说得确实是够多了，可以心安理得了。那他还有什么可以激动的呢？他所谓的个人名誉是完好无损的。从眼下到参议院选举时，谁也不会想起这场风波了。黛莱丝这么想着，她真不愿意赶上那两个男人；可是他们谈到起劲的当儿，竟在公路中间停住了脚步，并且还指手画脚起来。

“拉洛克，相信我吧，顶着干；就在《播种者报》星期版上发动攻势。您肯让我来经办这件事吗？非得用一个这样的标题：《恶意中伤》……”

“不行，老兄，不，不；况且，反击些什么呢？很显然，预审是草草过堂的。连检验笔迹的专家都没用过。保持沉默，息事宁人，我考虑只能如此了。我将来是要干的，我准备付出代价，可是目前为了家庭利益，必须把一切都遮掩起来……得遮掩起来……”

黛莱丝没听到杜罗的答复，因为他们拉大了步子。她象

一个胸闷得发慌的人，又深深地吸起夜空的湿气来。在她脑海中突然冒出外祖母朱丽·蓓拉德的面容。那是一张陌生的脸孔，在拉洛克和德克罗两家都别想找到这个女人的像，连一张达盖尔银相^①，一张照片都找不到；只记得有一天她离家出走，除此而外，大家对她就一无所知了。黛莱丝心想，自己也许就会这样从别人的记忆中抹去，销声匿迹，尔后连自己的女儿，她的小玛丽也无法在照相簿上再见到生身母亲的容颜。此时此刻，玛丽已经在阿尔热鲁斯的房里睡着了，黛莱丝今晚要很迟才到家。少妇将在黑暗中听见孩子的酣睡声，她将俯下身去，用嘴唇搜寻这平静如水的梦乡中的生命。

一辆放下车篷的四轮马车停在沟渠边上，车灯照亮了两匹瘦马的臀部。沟渠的那边，公路的左右两侧，矗立着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两边斜坡上，前几排松树的树梢相互环抱，公路就在这拱顶下神秘地消失了。公路上空的苍穹象是一条枝桠纵横的河床。

车夫贪婪地审视着黛莱丝。她问他能否在尼赞车站赶上末班火车，他担保说可以；不过，还是不要耽搁为好。

“加台尔，这是我最后一次劳您的驾了。”

“太太在这儿的事已经办完了吗？”

她点点头。那个男人老是上下端详着她，象要把她吞掉似的。她将要一辈子这样让人盯着瞧么？

“嗯，你满意吗？”

她父亲仿佛才发觉她在那儿。黛莱丝瞥了一眼，探究着

^①达盖尔银相是用十九世纪工艺匠达盖尔创造的摄影机摄取的相片，人像录在纯银箔上。

这张因烦恼而憔悴的脸，脸上胡子拉碴的，在车灯强烈照耀之下，白里发黄。她低声说：“我受了那么多罪……我都累死了……”可她不住下说了，有什么好说的呢？他没听她的话，也看不见她。黛莱丝所感受的与他又何关紧要呢？因为受到这个女儿（女人若不是白痴便是歇斯底里）的牵连，他谋求升任参议员的梯子便被打断了，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呵。幸亏她已经不姓拉洛克，而是德克罗家的人了^①。躲过了刑事法庭这一关，他松了口气。如何不让对手们挖烂疮疤呢？明天他就去见省长。谢天谢地，《保守莽原报》主编还攥在他手里呐。这种女孩儿家的麻烦事儿……他抓住黛莱丝的手臂：

“快上车吧，不早了。”

也许是出于刻薄，或为了避免一言未说就同黛莱丝分手，律师问她是否当晚就同贝尔纳·德克罗先生聚首。她答道：“当然罗，我丈夫等着我呢……”自她离开审判官后，脑海里第一次显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再过几小时，她将跨进躺着尚未痊愈的丈夫的房间，然后便是无穷无尽的日日夜夜，她得紧挨在这个男人身边生活下去。

自从打官司以来，她就住在小城城门边她父亲的家里，象今晚这种奔波她当然时而有之。可是她那时除了准确无误地把打官司的进展情况告诉她丈夫之外，不用操别的心。她上车前听着杜罗先生最后叮咛德克罗先生下次受讯时该怎样回答。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而是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所以她想到要同这病人四目相视时并不忧

^①按法国习惯，妇女出嫁后改随夫姓。

虑和尴尬。夫妇俩还从未象在打这场官司时那么紧密相联过；以往，只有在小女儿玛丽身上才存在着他们的联合。他们重新杜撰了一个故事来应付法官，情节简单，然而天衣无缝，足以使这位善作推理的法官信服。那时候黛莱丝乘坐的也是今晚等候着她的这辆马车，然而那时她是多么急不可待地要赶完这段夜路，现在她却希望这个路程遥无尽期！记得那时她希望一上车就已经是在阿尔热鲁斯房里了，她重温着贝尔纳·德克罗正期待着的消息。（他毫无顾忌地断言：她有一天晚上曾向他说起过那张处方的事：有一个陌生的男人，说是欠了药房的帐，自己不敢去取药，就拜托她去办这件事……然而杜罗并不认为贝尔纳会信口雌黄地说他想起过去曾经责备妻子干下这种轻率的事……）

恶梦消散了，今晚贝尔纳和黛莱丝将谈些什么呢？她脑子里出现了那幢偏僻的屋子，他在那儿等着她；她想象出那间铺上瓷砖的房间，房间正中的床，桌子上的报纸和一个个小药瓶，低垂在桌子上的灯……看门狗被车子声惊醒，吠叫一阵，旋即平静下来，万籁重归沉寂，那么庄严肃穆，就象那几个夜晚一样，那时她默默地看着深受大口呕吐之苦的贝尔纳。黛莱丝竭力想象着他们之间即将要交换的第一个眼神；还有整个今宵，明天，后天，再下一天，一个又一个星期，她将在阿尔热鲁斯那幢房子里度过，他们将不必为自己领略过的悲剧编造可以供认的谎言。他们之间什么瓜葛都不复存在，唯有那以往的现实……那以往的现实……黛莱丝惶惶不安了，她向律师转过身去，呢呢喃喃地说：

“我打算在德克罗先生身边待几天。稍后，要是情况好转，我就回父亲家。”（其实这些话却是说给老头子听的。）

“啊，我的孩子！这样不行，不，不。”

由于加台尔在他的车座上坐立不安起来，拉洛克先生压低了声音：

“你疯了吗？这种时候还能离开你丈夫？你们俩要唇齿相依……要唇齿相依，听到了吗？直到老死……”

“你说得对，父亲。我真不动脑筋！那么还是你到阿尔热鲁斯来吧？”

“不，黛莱丝，我跟往常一样，星期四逢集在家里等你们。你们还象从前一样过来嘛！”

对这些老规矩稍有违背都将置他们于死地！她连这一点都不懂，实在不可思议。现在明白了没有？他能信得过黛莱丝么？她给这个家闯下的祸已经够大的了……

“你丈夫叫你干啥就干啥。我不能说得更清楚了。”

说着他把她推进马车。

黛莱丝看到律师向她伸来的手和他那乌黑坚硬的指甲。他说：“结局好便一切都好。”这确是肺腑之言。要是事情正常地进行的话，那他就捞不到什么油水了，要是那样，家里还不会去请波尔多律师团的佩尔卡夫师爷吗！是啊，一切都顺利……

二

旧马车皮革的霉味儿是黛莱丝爱闻的……她庆幸自己把烟卷忘了，因为她讨厌在黑暗中抽烟。车灯照亮了斜坡、一簇野蕨和巨松的根基部分。一堆堆石块把车马投影撕成碎片。有时一辆大车驰过，驾车的骡子自动靠向右边，入睡的车夫

毋庸挪动。黛莱丝似乎觉得自己永远到不了阿尔热鲁斯，她希望永远别到那儿才好；坐马车到尼赞车站得一个多小时，接着乘那班小列车，它没完没了地在每个车站都要停靠一下。即便在圣克莱尔下车，到阿尔热鲁斯还要坐上小车赶十公里的路（路面太糟，没一辆汽车敢夜行）。灾星在每一站路都可能突然降临，使她得到解脱。黛莱丝胡思乱想起来，巴不得来一场地震：当初，在开庭前夕，如果维持被告地位，她也会有这种想法的。她摘下帽子，苍白娇小的脑袋靠在好闻的皮革上。晃来晃去，身体随车摇摆。直至今晚，她一直在别人的猎逐之中生活，现在得救了，她想估量一下自己疲惫到了何等程度。凹陷的双颊，突出的嘴唇，颧骨，以及这宽阔美丽的前额，构成了一张囚犯的脸——是的，虽然人们并不认为她有罪——她被判处的是终身孤独。她那前不久尚被称作使人销魂的魅力，任何人都能具有，只要她们不强作欢笑来掩饰内心的创伤和深沉的痛楚的流露。在这条开辟在浓荫披覆的松林中的公路上，在这辆颠簸的马车里，有一位少妇揭去了面罩，用右手轻轻抚摸着自已灼热的脸颊。用假证词把她营救出来的贝尔纳一见面会说些什么？大概今晚他是不会提出任何问题的……可是明天呢？黛莱丝闭上双眼，又睁开来，竭力辨认走在哪条上坡路上，因为马儿走着小步。啊，什么都不要去预料吧！这也许比她想象的要简单得多。什么都不要去预料！睡吧……怎么自己不是在马车里呢？这个会议桌后的男人，又是他……预审法官……难道他不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么？他的脑瓜慢慢地从左转向右：不予起诉令不能颁发了，案情有新的发展，有新案情吗？黛莱丝扭过脸去，不让对手看到自己惊慌的神色。“太太，请您

再想一想。在您十月份打斑尾林鸽时才穿的那件旧斗篷里面的口袋里，您遗忘了什么，隐藏过什么东西吗？”抵赖不掉了，她闷得透不过气来。法官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猎获物，把一只盖有红封印的小包放在桌子上。黛莱丝背得出写在纸包上的处方，那法官用咄咄逼人的声调说：

氯仿：30克

乌头碱：20号小丸剂

洋地黄溶液：20克

法官放声大笑……车刹卡在轮子上发出轧轧声。黛莱丝惊醒过来，舒展的胸口吸满了雾气（车子大概开到干溪的坡岸上了）。还在少女时代，她就做过这样的梦，梦见中学毕业考试时答错了一处，不得不重新参加考试。今晚她又尝到了从恶梦中醒来后感觉到的慰藉。由于不予起诉尚未正式宣布，她还稍稍有些不安：“可您挺清楚，得先通知律师才行……”

自由了……还能奢望什么呢？要与贝尔纳重新开始生活，对她说来真是易如反掌。干脆对他开诚布公，毫不隐讳，这便是解脱的办法。让以前躲躲闪闪的东西统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且就从今晚做起。黛莱丝主意一拿定，便不胜喜悦。在到达阿尔热鲁斯以前，她有足够时间来“准备她的忏悔”。以前，她们快乐地度假时，每逢星期六，她那笃信宗教的朋友安娜·德·拉特拉弗都要反复说这句话。安娜小妹，亲爱的傻瓜，在这件倒霉事中，您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啊！心地最纯洁的人意识不到自己每日每夜都在参与着什么事情，也想不到在自己童稚的脚步下正萌发着有毒的

幼芽。

这丫头，当她对刻薄爱辩的中学生黛莱丝唠叨：“你想象不出坦白和宽宥后的那种轻松——这时你冰清玉洁，生活可以重头开始。”她的话肯定是对的。黛莱丝决定对丈夫什么都都不隐瞒，于是她确实感到心情无比舒畅：“贝尔纳将知道全盘底细，我将告诉他……”

告诉他什么？从何交代起？能用言语说清楚这一团乱麻似的欲念、决心和难以预见的行为么？那些知道自己罪行的人是怎么做的呢？……“而我并不清楚自己的罪愆。别人指控我的罪行，但这并非出自我本意。我不知道自己的本意是什么。我从来不明白在我身上和身外的这股蛮力涌向何方，它一路上损兵折将，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

一盏冒烟的油灯照亮了尼赞车站的灰泥墙和停在一边的遮篷车。（四周是多么快地成了一片漆黑！）从一列靠站的火车上传来牛羊凄凉的叫声。加台尔接过黛莱丝的提包，他重又瞪大眼睛望着她。一定是他老婆嘱咐过他：“你得仔细瞧瞧，她是什么样的，有副咋样的嘴脸……”在拉洛克先生的车夫看来，黛莱丝又本能地露出了莞尔笑意，人们看了这种笑意便会说：“咱没想到她是美是丑，而是给她迷住了……”她请他去售票处买票，因为她不敢走进候车室，那儿有两个农妇，膝盖上放着篮子，正在晃着脑袋打毛衣。

他买了票回来，她让他留下找回的零钱。他用手摸摸鸭帽舌，然后，勒紧了马缰绳，转过脸盯了东家小姐最后一眼。

车列尚未编组好。前不久，每当假期开始或返校途中，黛莱丝·拉洛克和安娜·德·拉特拉弗在尼赞车站候车时，

总感到某种欢乐。她们在客栈里吃完火腿底煎鸡蛋，搂腰搭肩地走在这条公路上，黛莱丝记得往年这条路被月光照得明晃晃的，今晚却漆黑一片。那时她们看见两个细长的身影叠在一块，还忍不住笑呢。当然她俩还议论她们的女教师和女伴——一个卫护修道院，另一个就夸中学好。“安娜……”黛莱丝在黑暗中脱口喊出了她的名字。那时同贝尔纳的谈话也总是从谈论她开始……贝尔纳这个人真是一板一眼，一丝不苟，他把人的种种感情分门别类，把它们割裂开来，殊不知感情是错综复杂的。如何把他引导到黛莱丝尝到过酸甜苦辣的难以言说的境界呢？总得着手开导他才行呀。过一会儿她进了他的房，她不可能干别的什么，只有坐在他床边，一程又一程地引导贝尔纳，直至最后他打断黛莱丝的话，说：“这会儿我懂了；你起来吧；我原谅你。”

她摸索着穿过站长家的园子，看不见菊花，却闻到了它的芳香。头等车厢里空无一人，其实在黯淡的灯光下，她的脸也看不清。没法子看书，有过她那种可怕的经历，还有什么小说她不觉得味同嚼蜡呢？她也许会羞死，愁死，累死，悔恨死，但绝不会厌倦死。

她把身子蜷曲起来，合上双眼。象她那么聪颖的女子，还说不清楚这出悲剧吗？可不是，她忏悔完毕，贝尔纳就把她扶起来，说：“黛莱丝，放宽怀，别再愁眉苦脸了。事情过去就算了，它远不能使我们分离，让我们在阿尔热鲁斯这幢房子里白头偕老。我渴了。你到厨房去一下，给我做一杯桔子水。即使它浑浊我也一饮而尽。就算它使我想起以前早上吃的巧克力味儿，那又有什么了不起？亲爱的，你可记得那几次呕吐么？你可爱的手扶着我的头，你并没有从淡绿色